

第一輯 編匯刊期國民

周楊：編主

萬象

九月號

· 第三期 · · 第二年 ·

廣陵書社

萬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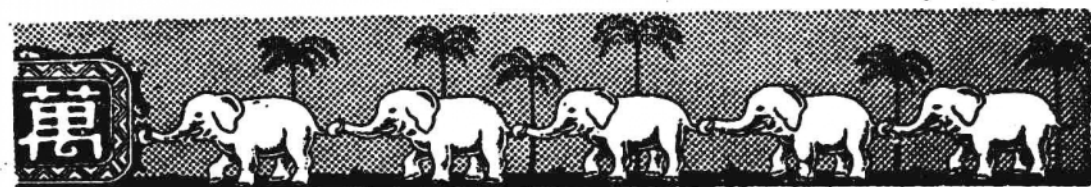
九月號

第二年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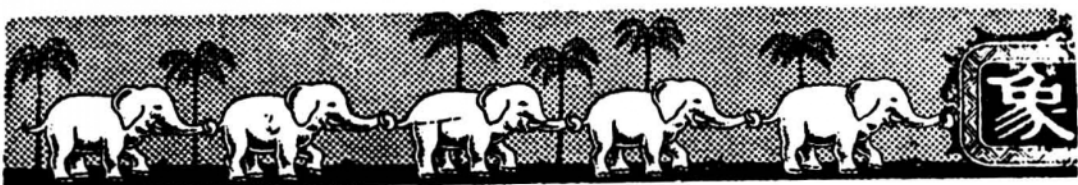
匯刊第十六冊

廣 陵 書 社

九月號 第二年第三期 目錄



新幾內亞的輪廓畫 (附圖).....	張心鵬 (七)
山野的怒火.....	文宗山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軍.....	李百功 (三)
二十世紀紅樓夢.....	吳綺園 (四)
燈火管制與燈光隱蔽.....	俞良洪 (四)
比珠詞.....	范君博 (四)
義姑姊片言退齊兵 (附圖).....	秋翁・呂伯攸 (五)
小三的惆悵.....	施濟美 (五)
「準人類」的動物——猩猩 (附圖).....	沈鴻淵 (五)
色盲症的患者.....	黎環 (五)
星球上有没有人類?.....	沈毅 (六)
俠盜魯平案之四——三十三號屋 (中).....	孫了紅 (六)
化學的奇蹟.....	羅文 (六)
睡蓮.....	邢禾麗 (六)
臥看牽牛織女星 (附圖).....	曹達均 (六)
小說叢話.....	鄭逸梅 (六)
蚯蚓農場.....	施杰 (六)
四幕悲劇寡婦院 (續).....	夏霞 (六)
兩性之吻 (附圖).....	黃景桓 (六)
感情的播弄.....	陶冶 (六)



海底攝影歷險記

現代的偵探術

都會兒女

狄安娜寶瑟的生平 (附圖)

情書

馬的黃金時代 (附圖)

吳天樓名人傳記之四

潘巧雲畫傳 (續)

中篇小說 紅美人 (三)

攝影場上的祕密

游泳須知

水滸傳的幾點研究

小工藝製造法之四：除垢粉

胭脂淚

長江的夜潮

石榴紅

散花寺

希臘棺材 (奎雷探案)

金鳳影

王中仁 (二六)

陸蒂 (二四)

魏謀 (二四)

張蓮君 · 沈麗維 (二四)

吳起賢 (二五)

史東 (二六)

許翰飛 (二六)

董天野 (二六)

徐晚蘋 (二七)

孫毓珍 (二七)

余愛綠 (二八)

史衛斯 (二八)

沈靄美 (二八)

張恨水 (二六)

丁諦 (二五)

王小逸 (二三)

胡山源 (三〇)

程小青 (三七)

予且 (三五)

• 長篇小說 •

萬象信箱

編輯室談話

陳蝶衣 (二三)

萬象

九月號

第二年、第三期

匯刊第十六冊

廣陵書社

製創先首國中

襪花福康

回皮橡線包式新國美
鬆不洗經

最花
多色



最式
新樣

標商



冊註

標商明認請時貨購

品出廠造織福康

售出有均店商貨百司公大各

每餐勿忘



主婦樂用



庖厨必備



味精

鮮味特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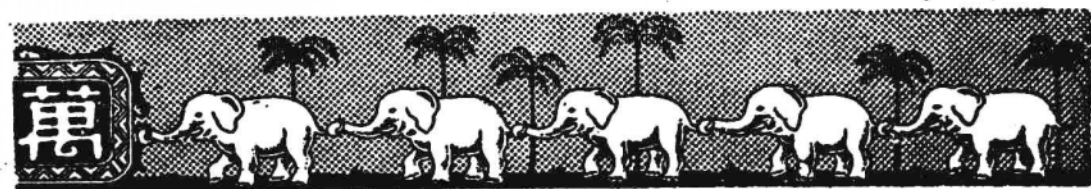
以少勝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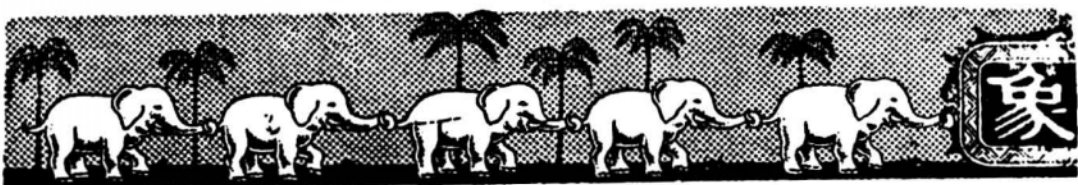
天厨味精出品

上海愛亞路一三號

九月號 第二年第三期 目錄



新幾內亞的輪廓畫 (附圖)	張心鵬 (七)
山野的怒火	文宗山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海軍	李百功 (三)
二十世紀紅樓夢	吳綺園 (三)
燈火管制與燈光隱蔽	俞良洪 (四)
比珠詞	范君博 (四)
義姊妹片言退齊兵 (附圖)	秋翁 · 呂伯攸 (五)
小三的惆悵	施濟美 (五)
「準人類」的動物——猩猩 (附圖)	沈鴻淵 (五)
色盲症的患者	黎環 (五)
星球上有没有人類?	沈毅 (六)
俠盜魯平案之四——三十三號屋 (中)	孫了紅 (七)
化學的奇蹟	羅文 (九)
睡蓮	邢禾麗 (九)
臥看牽牛織女星 (附圖)	曹達均 (一〇)
小說叢話	鄭逸梅 (一〇)
蚯蚓農場	施杰 (一〇)
悲劇寡婦院 (續)	夏霞 (一〇)
兩性之吻 (附圖)	黃景桓 (一〇)
感情的播弄	陶冶 (一〇)



海底攝影歷險記

現代的偵探術

都會兒女

狄安娜寶萍的生平 (附圖)

情書

馬的黃金時代 (附圖)

吳天樓名人傳記之四

潘巧雲畫傳 (續)

中篇小說 紅美人 (三)

攝影場上的祕密

游泳須知

水滸傳的幾點研究

小工藝製造法之四：除垢粉

胭脂淚

長江的夜潮

石榴紅

散花寺

希臘棺材 (奎雷探案)

金鳳影

王中仁 (二六)

陸蒂 (二四)

魏謀 (二四)

張蓮君 · 沈麗維 (二四)

吳起賢 (二五)

史東 (二五)

許翰飛 (二六)

董天野 (二六)

徐晚蘋 (二七)

孫毓珍 (二七)

余愛綠 (二八)

史衛斯 (二八)

沈靄美 (二八)

張恨水 (二六)

丁諦 (二五)

王小逸 (二三)

胡山源 (三〇)

程小青 (三七)

予且 (三五)

· 說小篇長 ·

萬象信箱

編輯室談話

陳蝶衣 (二三)

旗牌



本品為最完備唯一之強壯補劑其
成份係用純魚肝油精及各種有效
名貴藥品以最新化學方法配製而
成故功能補充體力之消耗增加神
經之活力促進新發生之機能於人
血虧病後諸症尤收特效誠現代人
生不可缺乏無上之滋補劑也
服法簡便凡清水汽水或糖湯牛
奶咖啡茶生水等液質均可調服

必要脫您苦

植村製藥株式會社

東京 京城 奉天 大連 天津 青島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 電話一六七〇二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各大醫師及醫院
一致推獎之強壯劑





• 圖置位亞內幾新 •



(吉而前戰擒係。屬荷屬英之中國)

新幾內亞的輪廓畫

張心鵠

H. Schmidt and S. Lohmann 原著 • 譯自 "The XXth Century"

新幾內亞位於澳大利亞的東北，原名巴布亞 (Papua)，是由馬來語的 Papuwah 轉成，爲「鬚髮」之意。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爲葡萄牙人所命名，因見其住民與西非洲之幾內亞地方相似故也；全島面積八十萬五千五百七十方公里，十六世紀初爲白人所發現；以後，荷蘭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各欲據爲己有，爭鬥劇烈，最後却爲當時歐洲三強所瓜分；荷蘭得西部，德國得東部的北段，——所謂威廉大帝地——和俾士麥羣島。還有作爲首府的拉貝爾 (Rabaul)；英國 (

還是說澳大利亞妥當些) 得南部的東段。第一次大戰之後，德國所領者成爲澳大利亞的代管地，主要各島更名爲新不列顛島 (包括拉貝爾) 和新愛爾蘭島。

土人頭腦的愚拙，是新幾內亞遲遲不能開發的主要原因。當地土人的生活程度似乎還未能越過石器時代，他們只配給人奴役，魚肉，驅使，——在種植場、金礦、或碼頭上做苦工。稍爲優越的位置，都屬於中國人馬來人和混血兒。能讀能寫的土人，少得令人不相信。新幾內亞的土人拙於計算，他們用四個手指表明一至四的數目，稱五爲「一隻手」，六是「一隻手和大姆指」，十是「兩隻手」，二十則不叫「四隻手」，而稱「一個人」，四十是「兩個人」，若比「兩個人」更大的數目，他們就不能計算了。新幾內亞的面積約三倍於菲律賓



，可是大部份肥沃之地，始終不會開發，內部山地不見人烟。土著人口之多少，說者紛紜，莫衷一是，其差數自一百萬至五百萬不等；再分爲無數小部落，幾百人也就算一族。皮膚由巧克力的棕色，到烏檀木的黑色，各各不同。每一族又都有他們的土語，往往相隔不過二三十哩之遠，而談起話來竟至大家都莫明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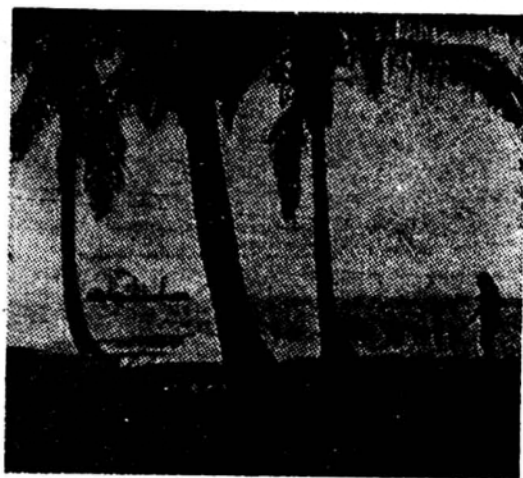
巴布亞當局規定特別的一種土語，作爲土著交談的標準語。不過各部落中原有一種「什錦語」流通着，那是以英語爲主，再添些德語、馬來語、中國語和土語湊合而成的；這種「什錦語」幾乎可以自成一派，當地的教會學校還特地爲它編了文法，字典之類。

中國的工人都是按合同由亞洲帶來的，他們都是非常可靠而且能幹。種植園之所以能夠日盛一日，可以說全是他們的功勞。園場的主人最喜歡僱用中國人做工頭，因爲他可以附帶管理小店的事務，（這種小店，每個種植園或農場都有附設。）有空還可以出去釣海參，這種東西在中國可以售得很好價錢；在廣東的名菜中，它算是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的上等好菜。不過在清洗和乾晒時要特別小心，莫使它有所殘損，如是方能售得善價。這種工作當然不是笨手笨脚的土人所做得來的，中國人之受歡迎，這又是另一原因。

爲身契所限的中國工人，在期滿而獲得自由以後，便另起爐灶做小生意：木匠，小工藝，甚至農場或種植園的主人，由於他們的小聰明，再加上



• 隻船候等旁岸在人土 •



• 上船大至運駁再，內舟小至搬物貨將 •

勤儉和忍耐。不久便成爲小康之家。直到現在，中國人在這個大島上始終保持着一種不可磨滅的潛勢力；他們當中不乏巨富之家；海參、魚翅、蚌珠、鯊魚皮等等出口利益，多握在他們手裏。

自從「新移民法」頒布以後，黃種人再不准入境，但是中國人的勢力早已根深蒂固，他們早已成爲當地的「合法人民」，而且子子孫孫永遠享有此種權利。在拉貝爾和馬當的唐人街，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大漢的子孫」(Sons of Han)，永遠不息地活動着！

椰子肉是新幾內亞一大出產。待椰子成熟摘取下來，將硬殼去掉，再用長刀將椰肉切成細片，此種種都是土人的工作；以後，把細肉送到乾房中去用火焙乾，是爲「燻椰肉」；這類出品較之「熱氣」和「陽乾」的售價要低到十先令到一磅。後二種在品質上無甚差異，不過「陽乾」的在進行工作時，更需要格外小心，否則給一陣大雨沖過，那就前功盡棄了。所以目前還是「熱氣」一類最爲盛行，工夫既少又能得高價。所謂「熱氣」，就是把椰肉攤在一個四面通風的草棚下，讓它慢慢乾掉。「燻椰肉」是法國著名馬賽肥皂的主要原料；至於「熱氣」和「陽乾」的椰子肉，則運到歐美各地，煉製人造牛油和其它各種可食的脂肪。

在新幾內亞初被墾殖時，土地是不必用錢買的，土人看見烟草和零碎用品便歡喜得忘其所以，他們根本不懂物物交換的真義。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種植者得到園地開始種植，在未收穫以前，便恃漁獵爲活，並獵取極樂鳥；自從婦女衣飾花樣改變以後，就不再需要這種美麗的鳥毛來裝飾她們的帽子，於是種植者不復有這種寫意的日子了。

今日，大半的種植園，都是屬於兩個澳大利亞的大公司；總公司設於雪尼，分公司遍佈各地



，擁有大量的船隻，專供運輸。此外當然還有一批獨立的種植園，園主多半是資格頗老的澳大利亞人。在上次大戰後，約當一九二〇年至二二年時，椰子漲到三十磅到四十磅一噸，他們幾乎可以獲利二十磅，將宿債償清園場收爲己有；但內中也有不配過種植人的生活的，那是除了能吃苦之外，還須有在交易時對待土人的巧妙手腕；否則，不久便負債累累，不但貨物削價出售，恐怕不久連他們的園子也一齊出送了。

最近三十年中發覺從椰子肉中榨出來的椰子油，大受歐美人歡迎，滿以爲可以重振旗鼓再幹一下，可是外來的競爭者却突然增加，他們仗着資本雄厚，大規模的種植，撈了一票便溜之大吉；一般小規模的種植者，都捉襟見肘感到日暮途窮了。

新幾內亞黃金蘊藏極富，但是大規模的開採還是最近二十年來的事。自從某大公司將德國的容克式飛機帶到新幾內亞去，於是由海岸到曠地去的時間縮短到四十分鐘，這種飛機非但飛行迅速，而且機件堅固，不畏風雨侵襲，用不着飛機棚。

在一九三三年以後，航空公司紛紛建立，大家鉤心鬥角，競爭劇烈，價格一貶再貶，普通貨物每磅的運費由一先令降到四辨士，而米每磅祇要三辨士。按例：飛機是儘量將米堆上去的，甚至所有椅子都拆去，而乘客付款五磅竟連座位也沒有；不過飛回時，却將機費減到一·一磅。在華（Yau）地方，任何東西都要比海岸一帶貴上一半；但是人們全不把這放在心上，因爲金子多着呢！



• 屋小的人和園子椰的河傍 •



• 土人在廣場上舉行舞蹈會 •

大凡澳大利亞人足跡所到之處，便有賽馬的玩意兒舉行，在華也不能例外，於是又有了個銷金窟，華和勃羅羅（Bulolo）之間，還有一條航線，在飛機上俯瞰廣漠的田野，相隔不遠便有一部挖泥機，這種機器非常笨重，在航空運送時只好拆成零件，最重的一件有時也到四噸左右。在勃羅羅有現代化的工場，但是在蘊藏富饒的區域裏仍舊盛行水淘的方法。

爲了金礦的發現和需要的與日俱增，管理中心很有從新不列顛的拉貝爾移到新幾內亞的必要；華這個地方，就氣候而言，是非常優美的；但是出入口却極其不便；因爲它是在羣山之中的；

薩拉麥（Salamaua）沒有可供市民發展的餘地，而且港口的容積有限；馬當（Madang）太偏於北，離金礦較遠；雷（Lae）次於薩拉麥，那裏只有很小的房子，與拉貝爾的馬拉鳩那、蒙哥兩條大道的壯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總之，別的地方都比不上這昔日德領的中心，那裏有寬闊的港口，青翠的園地和環繞的羣山。

唯一的缺點就是與危險的火山過分接近，它本身的構成就是前史時期大火山沉降的結果，它的港口是火山壁的一個凹洞，其餘的山壁作半圓形構成一個狹狹的半島，它的內部——近乎尖端，就是拉貝爾的所在地，爲母子三火山所籠蔽，二哩以外又有一個較小的活火山麥透別（Matupi），這火山在去年六月間又來一次爆發，如今吐出來的濃烟，於市民衛生大有影響，當局於去年年底已決定放棄拉貝爾，而將首府遷移至雷（Lae）了。



山野的怒火

文宗山

雪塊從淡青漸

漸化成深褐，天與

原野相銜接的邊沿處，浮雲像列成線條，在線條似的雲塊空隙間，還留有發亮的光彩。當盤旋在頭上的野鳥亂叫一次，光亮也在逐次的暗淡下去，幾棵消瘦的樹枝撐在平靜的原野裏，微風不時將幾叢單調的葉子吹成不規則的圖案。

一輛破驢車在沒有了夕陽的原野上飛馳，祇有一個美麗的黑影給奔波者留下可愛的幻想。車輪捲起泥地上的沙灰，一陣濃烟似的把一個美麗的背影也都遮沒。

鞭子抽得驢背上的肌肉顫動，腿兒差不多成了不能再彎曲似的在奔跑了。那執鞭的駕車人眼睛似乎冒了火，整個原野會把他吞噬般，急於要覓個宿處。

但是，路還是那麼遙遠，宿處

在原野中是無從尋覓，沒有星月，祇有野風。沒有光亮，祇有草木的呼嘯。驢車內坐着一個俊俏的小姑娘，像她那般年紀應該懂得害怕與羞澀了；可是，黑茫茫的四週圍住她，趕車的火紅眼睛不時向她回顧，還有那山上的流水聲增加恐怖，樹梢的風聲使人提心吊胆，有狗吠，也有不知名的秋蟲在哭泣……她却是很安定的斜倚在車子裏，聽憑車子顛簸傾側的飛奔，向任何方向前進。

天越黑，山林間的呼嘯也更尖銳。驢子的四蹄已沒有車輪那樣的有力，鞭子的抽動不能增加牠的奔馳力量。趕車的中年漢子用力吐出一口濃膩的白沫，撈起衣角抹掉額上汗漬，被風吹上黏住的沙粒擦得

粗糙皮膚也會發痛，他恨恨地，再用鞭子猛力敲一下車橫：「媽的，今晚拚命也得趕上一個宿頭！」

「爹，你不是說這條道兒挺熱挺熱，怎麼自個兒心裏也在猜疑？」趕車者的女兒——銀蓮——坐在車廂裏很安心似的。她忘却了空虛的原野會帶給他們莫名的恐怖，而安心地想着四週再沒有使她生厭的人們。

「我今天心裏有些着慌，要不是，鞭子抽在驢背上像沒有勁兒似的。」趕車者再也不用鞭子亂抽亂打了，他伸起頭向遠處張望，想在那黑黑的原野裏發現一星火花，就是一個螢火般的光亮，也就能減少他心中的不安。銀蓮哼着山野的情歌，尖聲尖氣的配合着秋涼時的蟲鳴，崎嶇山道的顛簸像符合着她的拍

子。在白天，她對父親一雙血紅似的眼睛還有厭惡的怕懼，現在却利用他盼望村落的弱點，很得意的唱着。

騾子脚步越慢，趕車者心裏越急，祇有銀蓮的歌聲，漸漸顯得高亢。

「孩子，你眼睛或許比我好，看一看前邊是不是村落。」

銀蓮立刻站起，車子險些兒傾側，她用手攀住車篷上的橫木，一隻腳踏在她父親的坐處，仰起頸子瞧去，自言自語的：「好像有……不大清楚……樹林還是房子。」

「準像一個村落，」趕車者拿出旱煙筒和火柴，順手將火柴劃起：「點個火兒瞧瞧。」

「真是，爸心裏真着了慌兒那樣糊塗，想用這末一星小火光，照這個大荒野。」銀蓮笑她爸爸，那一星火光反射在她臉上却是足夠的，更顯得她有山野的美麗。「還是

用它點你的旱煙筒罷！你瞧，一星火光反而刺得難睜眼，什麼都瞧不見。」

高山遮沒了新月，除了山後隱隱露出一些淡白的光亮外，簡直黑得連十個都難辨清。趕車者噙着旱煙管，祇有他口邊的星星火光表示着山野裏還有一些活力，銀蓮還是安定地在車廂裏唱着不知名的山歌，幾聲夜鶯和山鳥的怪叫劃破了空谷的沉寂。

「我的白乾呢？」趕車者粗魯的聲音打斷悠閒的歌唱：「口裏渴得很，媽的，今晚準得找個宿頭啊！」

「您還想喝白乾，瓶子早已空的了。」銀蓮知道他爹心裏是懷着很嚴重的心事，祇有用白乾的刺激去消滅那些憤恨，恐懼，不平……

「年紀夠不上了，趕了一天路，兩條臂膊也覺得些沉重，銀蓮兒，在荒野裏怎能停留下來，並不是

我老花眼難辨方向，實在心裏亂得要命。真的，昨晚我不過和那小子爭了幾句，却挨那小子重重的幾下

，今天雖然走了一天，可能夠逃出他的範圍？」趕車者帶有紅絲的眼睛也逐漸給疲倦減去它的兇光，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快五十歲的人昨天還和村上的狼小子——王大虎

——動幾下手脚，要不是隔壁翁老頭子勸他趁今天天亮時暫避，說不定要遭到王大虎的毒手。他是一個懦弱的中年漢子，村上誰都和他講得來，臉上的大塊青的疙瘩便是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老青。今天他一副勇敢的狼勁完全是一瓶白乾把他鼓勵成的，現在，酒性退了，他也感到刺激過後的疲倦，恐懼的波浪向他心上襲擊。

銀蓮却漫不關心昨天那種不幸的事，除了她覺得父親年老不能再和那些小子鬥爭，昨兒深晚翁老頭子趕來和他爹商量出走暫避的事，